

NANFANG
ZUIHOUYIZHI MABANG

南方

王剑冰 著

最后一支

马帮



NANFANG
ZUIHOUYIZHI MABANG

南方

王剑冰
著

最后一支马帮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南方最后一支马帮 / 王剑冰著. -- 南昌 : 百花洲
文艺出版社, 2019.5
ISBN 978-7-5500-3228-6

I. ①南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9) 第059159号

南方最后一支马帮

王剑冰 著

出 版 人	姚雪雪
责任编辑	赵 霞 凌 云
书籍设计	方 方
制 作	何 丹
出版发行	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	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一期A座20楼
邮 编	330038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
开 本	720mm × 1000mm 1/16 印张 16
版 次	2019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字 数	200千字
书 号	ISBN 978-7-5500-3228-6
定 价	38.00元

赣版权登字 05-2019-79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

邮购联系 0791-86895108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CONTENTS

目录

阳朔遇龙河 / 001

收 藏 / 005

大桂山中的土瑶 / 024

官渡怀古 / 029

扬州慢 / 033

到灵宝去看苹果花 / 042

钓鱼城 / 046

崂山的道骨仙风 / 052

天生一个犀牛寨 / 063

大山包的女人 / 068

荔江之浦 / 074

平潭开篇 / 078

黄柏山 / 083

洞头 / 086

去神仙居体验天姥 / 090

豆沙关 / 094

洱海 / 098

观音山 / 101

五店市的记忆 / 107

荒田苗寨的孩子 / 111

进茶乡 / 115

马洒的色彩 / 120

那拉提草原的丹花 / 123

南方最后一支马帮 / 129

难忘的梅里雪山之行 / 132

凝聚着血泪深情的侨批 / 144

青天河红叶 / 150

清江水上郁孤台 / 154

吉安读水 / 157

尚火的山寨 / 160

哀牢深处 / 165

神屋 / 171

藤条江畔 / 175

嵩岳绝响 / 184

天坑地缝仙女山 / 188

通州，大运河之首 / 193

我远来为的是这一湖水 / 198

神秀天台山 / 203

想起唐云 / 206

宜兴太华 / 209

增城增成的印记 / 213

最早叫“云南”的地方 / 218

铜梁的方程式 / 225

遇见“华不注” / 231

嵯峨山 / 23

那牵曳阳光的一缕亮腔 / 237

后记 / 245

阳朔遇龙河

—

阳朔的气魄一直很大，人说“桂林山水甲天下”，它说“阳朔山水甲桂林”。只因漓江美景多一半在阳朔地界。这也就理解了。近些年阳朔又出来一条遇龙河。似乎好东西总不一下子拿完。说我们阳朔有一江一河，你光知道一条漓江，却不知道一条河，不遗憾吗？

但凡在阳朔住下来的人，都没有这样的遗憾了，因为他们就住在了遇龙河边上。那边上有富桥、遇龙、旧县、峇打，都是古村子，上百年的民居聚集在河边。那些形状各异的山加上一条清澈的水，在老辈人看来是好风水呢。外边的人对遇龙河相见恨晚。他们就笑，就腾出多余的房间，敞开门让你来往。住的不光是四面八方的中国人，还有五湖四海的外国人，加上那个情调迷人的老西街，阳朔真成了世界的了。

二

整个早晨，遇龙河清澈而安静。我站立河边，与它融为一体。在大片的山谷中，雾气弥漫。像是为一条河罩上圣洁的婚纱，庆典新一天的开始。感觉到处都是不安分的种子，到处都在滋芽，等待开花。河边的蜂

箱，正把器嚷暂时封存。一只鸟儿乍然落下又飞起，像河中的精灵。几头水牛如神怪凸现，顺着河边逶迤而去。月儿尚挂在天上，峰尖泛红，太阳尚在预热。

熹微里出现一只筏子，筏子上没帆，却涨满了风，鼓荡得人激情澎湃，激情澎湃的还有歌声。那歌声很独立，在每个日子的开始或结束的时光，它都能穿越千山万水，而后委婉地回来，准确无误地把一种叫作“情感”的东西传递给那一个人。

顺流往下，是一片不按规矩生长的榕树，榕树完全地成了雾气的一部分。榕树间拱出一座老桥，雾气裹了桥面，却裹不住圆圆的桥洞，水上望去，就像细腻的肌肤戴着一副镯子。桥洞将竹筏上的人剪影出来，那是一位女子，大清早的却戴着斗笠。穿过桥洞的时候，歌声整个盪了一圈，而后盪进水里，陡然变得水汽迷蒙。

人们说，多少年前，电影《刘三姐》就是在这段水域拍摄的，这座遇龙桥，也是刘三姐对歌的桥。这桥好久了，还是在明代，这里的壮家人就建起了孔洞十分夸张的石桥，那是为了帆船的通过，还是显示壮家人的排场？上游不远，还有一座富里桥，六百年了，同样沉实地蹲在那里，望风看水。在这条遇龙河上，竟不知有多少座老桥。从桥上穿过，能到不远的桂林公路，而很久以前这里就是通往滇缅的要道。

晨阳已经露脸，它像是在焊接，想把那些云霞固定在山尖上，焊花一会儿一闪，溅落水中。

我知道，或许早晨就是遇龙河最好的时段，早晨它情绪饱满，神气活现。



三

遇龙河的背景就像漓江的背景，有时看着河，会看成一幅同样的漓江山水。

遇龙河来的地方竟然叫“世外桃源”，我听了一愣，感觉一片神秘又一片辉煌。而它去的地方是漓江，它极快地奔涌的目的或就是为了与漓江汇合，然后涌动成更加美丽的锦缎。在那个宽阔的汇合处，《印象·刘三姐》每天都在激情上演，演绎出更加迷人的阳朔风情。站在那里回看遇龙河，一定会看出生命的灵动。

遇龙河的美质与它的声名毫不对称，它完全是一位养在深闺的角色。不是有人说么，若将漓江比作成熟的少妇，遇龙河就是尚未开化的少女。

它真就像少女一样没深浅，随意地跳荡，随意地舒展，插遍鲜花翠竹，铺满草绿田园。这里的人说，你没有看春天，两岸的花海整个都是它的了。这个时节稻田已经结穗。芒果、黄皮果、百香果也已经成熟。

再看那些山，哪一座都可称为阳朔的标志性徽记。正是这样的山形聚汇，才让“甲天下”归不到别处去。对于遇龙河来说，那些山都成了自己的皇家仪仗。

河边的人多了起来，涮洗的，取水的，说话的。这河就像他们的亲人，一会儿不见就想。村女们穿素花的衣衫，同老人聚在河边看水。我注意到了她们的眼睛，如河水泛着层层晶莹。那晶莹能浣你的陌生、你的惊讶，让你一下子也晶莹起来。我奇怪，现在的年轻人都往外走，这里怎会有这么多的女孩留下来？一个女孩说，守着家租租房屋，使使筏子，卖卖水果，就可以顾住生活了，而且水是多么的好，还用出去吗？正说着，灰墙白瓦的门里出来一对儿笑着的外国夫妇，也来看水。

阳光完全地温暖了一条河流。蝴蝶已经开始恋爱,它们在阳光里相互追逐。一群孩子不知什么时候上到一个个筏子上,叽叽咯咯地撩水嬉戏,水早已将身上打湿。一个女孩的发辫散开还在激战,她不时甩着长发,甩出一串莹亮和笑声。

水流匆匆不回。水车仍在岁月里幽幽作响。河滩地有坟墓崛起,在坟的近旁,有着马头墙的老屋里,又一声啼哭传出。还有一户人家,早早地在河边涮洗,门口贴着大红的“喜”字,他们在准备迎接新娘。

河是村子的元气,多少年,河水一直这么激情无限。所以说村子虽然老了,仍然血气方刚。

四

我总觉得河水是来自于那些芋头样的山峦,那些山峦消化和代谢的都是蓝天白云。

从天上看遇龙河,会看到一道弧线优美而透明的瓦蓝色玻璃。玻璃闪映着峰峦田园。有时还会看到碎玻璃样的效果,每一片细碎都印着日月星辰。

大概还记得,公元1637年,阳朔码头下来一位客人,这个人大家不陌生,他就是行侠徐霞客。不知道他从哪个方向来,但他一来就喜欢上了这里,并一口气写下八千字的手记。六天时间,他不停地踏访,面对惊现于眼前的水墨丹青,他激动地称之为“碧莲玉笋世界”。这个称谓,满含了美学与诗学意味。

我站在苍茫的河水之上,巨大的景象将我笼罩。我已经看不到早晨的筏子和唱歌的女子,她或许早就去远了。



收 藏

—

光绪年间，周庄的监生陶煦完成了周庄镇志的文字稿，还要配一幅地图，需靠两只脚实地踏勘。他不想跑了，把测绘的事情交给了儿子陶惟坡。当然，他相信儿子。我们也相信经过陶惟坡一点点踏勘，一点点标志的成果。翻阅《周庄镇志》还是有些兴奋，毕竟是前人以志图的方式，收藏了一个百年前的周庄。

因而也就让人感慨，前人有意或无意的收藏也是一种文化先行，福利总是留给后人。这幅图与后来的地理有了明显的变化，图中那一块块似是经过设计的好看的色块，是一百年前的水田，当地人称为“圩田”。由于圩田的吸引，聚集的人数增多，房屋住所的建造成为必须，也就使得那些色块逐渐亲密，逐渐连接成更大的色块，这或许就是百年后的一个成熟的村庄。

有了这么一幅晚清时期的图表，让我们看到这一片水的世界的变化过程。研究起来，那过程其实并不漫长。就像与周庄相像的村庄最终从水中被拉到了陆地，周庄也有了一个与陆地的连接点，只是长期独居的性情，使得周庄保留下来，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收藏。

走进周庄博物馆是一个黄昏，一个角上，石犁发散着坚硬的光，汗水与泥土的打磨，使它呈现出一种力量。我丝毫不怀疑，这是周庄一带的先人使用的工具。在距离很远的中原，以至更远的地方，也都能见到这种工具，它们的相似度显现出先人的智慧的融合。

石犁最早安装在一根木棒子上，比之手握石刨显然是革命性的进步。后来更进一步的适用于人或牲畜拉动的造型，则经历了漫长的岁月而一成不变。那换成铁铧的工具直至今在有些地方还在使用。耕翻土地是农田里最累的工序，周庄这一带同属良渚文化遗存，泥土肥沃而富有黏性，此类石犁的广泛出现，对于土地的开发具有了划时代的意义。

还有一种黑色的陶罐，那是良渚人另一种生活物品，上面有精美的纹饰，先人打磨和刻画的神情渗入其中。即使是简单的生活，也会尽可能地做到完美，以至每一件与生活相连的物品，都透着精心用意。

制作这种陶罐必是与水有关。想象不到的是，他们取水的地方，竟然是人工挖取的水井。这同中原人在河边取水的生活方式截然不同。那个时候，这片沃土应该还不是一片水域，但是水层很浅。良渚人为了食用水，在居住地很容易地挖出水来，为保证水质，他们动用了集体的智慧和力量，选取粗壮的坚木做成井的形状，打压到水底。认真的程度不亚于房屋的建造。如果不是周庄收藏了这样的木井，我无论如何不能想象出它的模样。

木制的良渚古井，是一整块木头做成的深约两米、直径五十公分的圆筒，看上去就像一只深入泥土的大木桶。木桶周围打有孔洞。可想而知，井比坑的环境要好，它不仅更能聚水，也起到了保护水质的作用。水由四周渗入“桶”中，被贮存净化而变得清静。长期泡在泥水中的木井，竟然能够保存下来，说明古人选取的不是一般木料，必是凭借生活的经验



刻意为之。由此不得不感叹，无论哪一个时期，作为有别于一般动物的人类，始终是将生活质量放在第一位。这样看来，周庄这片地域，很早就是一块人类热土了。

关于木能养水的理念，我在“天孝德”得到了验证。一个玻璃柜内静静躺着的褐色条木并不惹人眼目，很多人都会一晃而过，觉不出它们的珍贵，也不知道它们的用途。由于年代的久远，它的表面已有一些包浆，但仍质地坚硬，且不失细滑的手感。

头一次从王龙官的口中听到“缸香木”，问了半天才知道三个字如何写，而头一个“缸”字，似乎并不是一种香木的姓氏。后来明白，他说的是放在水缸中的香木。

原只知道珍贵的香木可熏衣，可提取香精，想不到还能用于净化水质。江南一带，大户人家都有用这种缸香木的习惯，那或许已经成为某种品味。香木置于水缸底部，倒进去的水不仅不生细菌，不长虫子，而且清纯甘甜。我小时经常会看到土井中的寄生物，趴在桶上喝水时，那些大大小小的寄生物就在阳光透视的水中晃动，我知道只要一喝就会进到肚子里。但是伙伴们都这么喝，而且没有别的水可以代替，也就眼睛一闭大口饮起来。盛夏的干渴和生活的氛围使人无法选择。那个时候小学很少上课，常常会参加“三夏”大忙。

最终清楚，这种能净化水的香木是楠木。楠木自身就泛着琥珀的质感，有着水波般的细腻，冬天摸之不凉，夏天触之不觉热，天然地散发出一种特有的幽香，因而人们对它爱不释手。也有的缸香木是白檀老料，同样有杀菌去污功能。现在的这种香木，多是要按克论价了，价值已经超越了黄金。

水乡人多是用湖水，水质自然不是很好，普通人家别无选择地习惯

了。当然都有水缸，不只是储水，也是为了澄滤。家家户户选择拎水的时间必是早晚，早要赶在舟船响动之前，晚间也要等一切静下来，唯剩水流的声音。主人说大户人家一般都有两口大缸，第一口用于沉淀，沉淀后再倒入第二口，这第二口缸里就会有缸香木。江南人爱喝茶，用缸香木净化的水泡的茶自然不一般。一般人只知道是茶好，却不知道水的秘密。而孩子们也会舀起缸里的水解渴，用瓶子装了上学，让其他的孩子觉出不一样的感觉。为什么不一样？他们是道不清楚的。

据说，最初在木制的井中挖出过东西，其中就有那种饰有图案的双耳罐。谢楚余有一幅《抱陶罐的少女》，鲜活与古旧、灵动与朴拙完美地统一在一起。我相信，在那个时代，会有少女款款提着陶罐，在井边打水。只不过那种美被谢楚余艺术地放大了。

二

周庄的街市上有几家旧货店，里面也有各式各样的老东西，只是闹不清其中的真假。沈厅不远的那家，倒是有一个旧唱机让人眼亮，那是电影中常见的上世纪早期的物件，敦实的唱机上，顶着十分夸张的大喇叭。卖家开价一万，不知道是否合适，这样的唱机着实难以见到了。还有一些老唱片，也都是半个世纪前的老货。

上小学时，学校就已经停课，名曰“停课闹革命”，也不懂小学生闹的是什么革命，就到处乱跑。一日跑进了中学，那是小城里的重点中学，设在文庙里。文庙自然被砸得不成样子，万世师表痛苦地碎裂在大殿前面，墙上的“尊师重教”也覆成了黑黑白白的标语。教室的黑板上同样是大字口号，桌椅板凳残缺不全地东倒西歪，真的像是经历了一场势头不小的革命。还有一间教室，门口挂着一块牌子，牌子用纸糊起来，写着什么



战斗队。看了引不起兴趣，到了大殿后面，猛然发现小坟头样的一堆东西耀眼地亮，几个孩子好奇地在上面积聚。那是遭受了摔砸的老唱片，片中间有的是夺目的红，有的是炫丽的黄。黑黑的唱片一片片地闪着环环细密的纹络。如此精细的东西，竟然都毁坏了，而且毁坏了这么大一堆，实在是不明白为什么。那是我第一次见识唱片。

后来在一个小同学爸爸的办公室见到了完好的唱片和唱机。同学的爸爸是这个县有头有脸的人物。他拉开抽屉，里面有一支红布包着的小手枪，一种暗蓝色的光覆盖了它。顿时露出无比惊羡的神情。那架唱机同周庄的这架不能同日而语。同学竟然会操作它，他把门窗关严，拉上厚厚的帘布，然后偷偷地找出一张唱片，将唱针轻轻放在唱片的边缘，唱片就极快地旋转起来。唱曲是听不大懂的，但是好听极了。这么近距离地感受到它神奇的音声，也就明白为什么会有人藏起来偷听。想起一中大殿后面那堆老唱片的坟墓，不免惋惜。在后来掀“走资派”的斗争中，同学的爸爸也被糊了大字报，不知道是否有人揭出他偷听老唱片的“罪行”。我始终保守着这个秘密，直到现在写出来。

那些唱片的出价也是不菲的，现在的生活中，连磁带都消失了，这些老东西正在远远地离去，不是受到了暴力，就是受到了嫌弃。只有那些喜好者，会留意到它们。

还有银圆，在旧货店的柜子上面随意地摆放着，让人觉不出它们的珍贵。真正的“袁大头”怕是有些价值了。这种物件儿时也见过，家的后面有一个小玩伴，时不时会从口袋里掏出一块铅灰色的东西，不是炫耀，而是同我们交换。伙伴们并不以为他亮出的银圆有多值钱，也就是换几个玻璃球而已。得到银圆的只是拿着在地上滚一滚，或用钉子砸一个孔，用绳子穿起来玩。在他输掉了那些玻璃球或其他的什么时，他就会从口袋里

再拿出一块袁大头，偷偷看看四周，告诉我们若被家人发现，会挨打的。我在小说中看到过对于袁大头的描述，用嘴吹口气，然后放到耳边去听，就能听到好听的声音。可是我们挨个试，都没有出现惊喜。直到有一天他的行为被他爸爸发现，严令不再同我们接近。他的爸爸曾经被戴过高帽子，扯烂的衣服上泼了黑黑的墨汁，是那种“黑五类”分子。不玩就不玩吧，也就知道他家里藏着许多的袁大头。听说不少坏分子家里藏着“变天账”，不知道他家里有没有。很久以后才知道什么是变天账，就是自己卖地的地契之类。这种地契，我竟然在“天孝德”看到了。

我相信每个人都有收藏的喜好，只不过所藏不尽相同。有些是贵重的传家宝，有些是爱情的信物，有些则只是一片微不足道的红叶。我小的时候，床下偷偷藏着一个小木箱子，箱子上着锁。每次开启的心情总是欣欣然，里面藏着一叠叠纸做的“面包”，那是用两页纸交叉对叠而成的方形玩具，最好的纸是书皮和画报。孩子们每天就是在地上的摔打这些面包。一个个摆在地上，先剪子包袱锤，然后你一下我一下地扇打，只要将它打翻过去，就是你的了。有些孩子用更多的纸将面包增厚，以显现战斗力，但是如果输掉损失也是惨重的。那个时候，一张纸都十分宝贵，谁家里也没有那么多的书籍，所以能够赢取这些纸玩意是一种快乐的事情。还有玻璃球、冰糕棍、杏核、小人书，经常地取出来，摆弄着，查数着，会有一种满足泛上心头。这些物件在床底下度过了很长一段时光。

小木箱在五六年级的时候开始添加书籍。一本本书都是以物换物的方式得来。尽管换不到多好，也是视如至宝。每每放暑假或寒假，待父母上班，便偷偷扒出来，找出一本早就耳熟能详的旧书，坐在锅台上再读一遍。屋子里很静，炉火上的水壶发出细微的鸣响，感觉那般美好。门是插着的，耳朵的任务时时被提醒。那个时候旧书仍是禁书，是不能让大人

们发现的。一部私下交换来的没头没尾的书，就被父亲发现后直接扔进了火塘。后来知道那是一本《一千零一夜》。只有母亲佯装不知地默许。一个孩子在家里守着一本书，怎么不比在外边疯跑强呢？只要家里能够开启一扇天窗，就似吸到新鲜的气息。我为此感到庆幸，那种庆幸持续了好多年。直到现在，我的书架上还有精心保存下来的《林海雪原》《平原枪声》等。一个自幼喜欢书籍的人，是不大注重收集袁大头之类物件的，更不要想着会像“天孝德”的主人，早早用心收集那么大一堆宝物。大了的时候，我不再在乎同孩子们聚堆玩耍，我自己知道，那同我的私密的精神享乐有关。

早期的阅读对后来的影响实在太重要，可惜的是托尔斯泰、拜伦、狄更斯、博尔赫斯、司汤达……一个个的名字从来没有进入过我的世界。我曾经有过交换阅读的通道，然而那么的有限和可怜，读到的外国最好的书籍无非是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《牛虻》，对了，还有那本没头没尾的《一千零一夜》。我曾经在前院的同学那里得到一本没有头尾的线装书，那纸张脆薄的书马上就要成为他母亲生火的牺牲品，我饶有兴致地从炉膛前捡了起来，并且经过同学的允许带回家去。当我认真翻看的时候，才知道我遇到了多么好的一件宝物，那竟然是《改良今古奇观》，《卖油郎独占花魁》《乔太守乱点鸳鸯谱》都是里边的内容。离开中学以后我曾如饥似渴地读到一部《斯巴达克斯》，那是我读到的最好看的外国文学。进入大学后，才知道自己的天地多么狭窄，而那带有罪恶感的收藏更是多么的好笑。

三

人不同于动物的最大区别，在于比之后者更善于追求生活品位，尤